

聖朝名公奏議
函一冊

不得稍有懈弛。神機營原摺均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迨臣臘
正兩月展覲。天顏仰蒙 聖訓周詳。亦以直隸練軍為

要務。臣於二月抵任。檢閱六案卷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
宜止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當此全境敕平。若留大枝勇隊駐
於近畿。窮年累月。剿無可剿。防無可防。不特於居民難期和洽。
即於軍勢亦同贅疣。是以諸臣之議多主練兵而不主養勇。惟
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儘有良法美意。為此
間練軍所當參用者。臣請略言數端。一曰文法。竊願勇丁帕首
短衣。樸誠耐苦。但講實際。不事虛文。營規只有數條。此外別無
文告管轄。只論差事。不甚計較官階。而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
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即
有一種在官人役氣象。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扎營須用

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條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煩。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為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為遙制。統領或欲招軍買馬。儲糧制械。黜陟將弁。防剿進止。大帥有求必應。從不掣肘。近年江楚大將為統領時。即能大展其才。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總督派撥前往。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退人才。綜管餉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鈐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

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勇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意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所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兵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之常態口分不足以自給每兼以小貿營生手藝營生以補事畜之資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正身仍留本處特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

給與受僱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調使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別又轉催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半。尚安望其得力耶。臣兩月以來。博採衆論。參以愚見。就目前練軍之規模。即使力加整頓。亦難遽化弱為強。將欲倚為干城。備禦強寇。殊無把握。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令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即將本營額缺裁去。練軍增一兵。底營即減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冀所練者皆為正身。或可少變積習。此外尚有須酌改者。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溷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應仍為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

朝廷殷勤訓飭之意。乃近者節逾

夏至亢旱如故二麥業已歉收秋禾多未播種深恐歲饑民困藩庫入款太減不能不長慮卻顧暫緩興辦查直隸司庫本屬入不敷出同治六七兩年收數尤少而欠發各款除京協各餉及文職應領之款共欠一百五十餘萬外專就本省武營言之欠發綠營及騎防俸薪養廉三十二萬餘兩欠發兵餉二百七十餘萬兩欠發米糧及公費銀十三萬餘兩近來武營俸餉本僅支五折七折八折不等既折之後又欠發三百餘萬是以各將士紛紛訴苦衣食無資辦公無費即令六軍選練極精而各底營存餘之兵已廢弛不可救藥矣通盤籌算本省可指之銀斷不能撥濟練軍之餉若於現存四千人之外增練六千或八千人仍須由部另撥的餉二萬兩按月解直乃可應手久辦徐圖功效其未挑入練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略為料理未可

聽其困窮敗壞。臣擬略倣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即以所節之餉項量發。歷年之欠欸。俾各營微有公費。添製器械旗幟之屬。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之後。或將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即留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可漸有起色。而畿輔練兵之議。亦不至屢作屢輟。事同兒戲。至騰出裁兵所省之餉。彌補練軍所增之餉。多寡尚難預定。要亦少有裨益。是否有當。請

旨敕下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所有遵旨籌議直隸練軍緣由恭摺復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通籌滇黔大局疏

欽差大臣 曾國藩

竊臣查滇省於天下為最遠黔省於天下為最貧。當此事局糜爛之餘。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然聖主紹承大統。雖在新疆萬里之外。猶且尺土在所必爭。一民在所必救。況滇黔尚屬內地。豈得不力圖遠畧。規復舊基。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江南者。必以上游為本。謀西城者。必以關內為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臣愚謂謀滇當以蜀為本。即以籌餉責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為本。即以籌餉責之湖南巡撫。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剿即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省。試就湖南言之。近年西剿貴州。東防江西。本省之兵。為數不少。而又有東征一局。以巨款解濟皖吳。此外

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處之籌餉愈多。則本省之進款愈少。斷不能大有所為。上年憚世臨派周洪印。戈鑑等進剿貴州。連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來蘇之望。當時若能乘勢進取。北剿鎮遠。南攻都勻。即可與貴陽省城通氣。勞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餉項無幾。憚世臨不敢募勇添營。大舉深入。敢負黔人之望。今皇上慨

然遠慮。思出黔民於水火。飭臣與李鴻章妥為區畫。新任撫臣李瀚章。本在臣營六年之久。又係李鴻章之胞兄。金陵回湘之將。蘇軍得力之員。多與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選將練兵。專圖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東征局既裁之後。只能添出本省之釐以濟平黔之餉。不能多供甘肅。更不能分濟雲南。謀一則情專。餉分則力薄。此謀黔之一說也。又就四川論之。近年肅清本省。

協濟外省亦已悉索敵賦。杆軸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萬山叢雜。兵多則糧運極艱。兵少則回匪難制。卽竭蜀力以圖雲南。尚恐無濟。又況川北之保寧龍安。須以重兵防甘肅之賊。川南之酉陽瀘州。須以重兵防貴州之賊。其勢不能專事滇境。而盡棄他處。然滇省孤懸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東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隸四川。雍正年間。始隸雲南。

皇上不忍棄滇

民於化外。舍蜀別無下手之方。儻使四川督臣能兼督辦滇省軍務之銜。或竟赴叙州駐扎半年。調度一切。每月專解滇餉四五萬。撫臣林鴻年進扎昭東。庶幾有恃無恐。而文武兵勇之相從入滇者。去其有往無歸之懼。乃可鼓其立功殺賊之心。數月之後。果能於昭東立定腳根。修明政事。滇民感

天子之不

棄遐陬。信撫臣之足資保障。相率來歸。共圖剿回之法。然後開

銅廠以興鼓鑄造戰船以利轉運。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謀滇之一說也。臣亦知湘蜀兩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節節進剿。則守黔省者。將因援盡而終陷。非四川月月饋運。則進昭通者。將因糧絕而仍退。後此愈難措手矣。張亮基欲徵兵於蘇皖。林鴻年欲分餉於長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難期。倘蒙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責之湘撫。以滇事責之川督。則甘肅之餉。應責成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諉。所有遵旨通籌滇黔軍務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八旗界址不勻疏

少詹事桂清

竊維設城以衛民。全賴分地以相守。況京城為根本重地。尤宜界址分明。巡查周密。方足以壯聲威而弭奸宄。臣前於咸豐十年八月奉命管帶正紅旗官兵上城防守。目覩西面正紅鑲紅與東面正白鑲白四旗分守城界。遠近不一。而南面之正藍鑲藍北面之正黃鑲黃四旗分守地界。遠近尤為懸絕。各旗所派官兵數目多寡相同。界遠者兵以分而見少。其勢較單。界近者兵以合而過密。其形易擾。彼時因防守喫緊。未敢謀議。更張竊意國家定制。事事合宜。而城守大端。必不至如此簡畧。撤防後遂徧加查訪。留意講求。乃悉八旗通志內載八旗界址。本極明晰。嗣因道光五年十二月八旗會議城上該班章程。曾經繪有城圖。分存各旗行署。臣詳加披閱。及參考所定章程。其意專

為禁止閑雜人等私行上城而設。故於各城相拒里數及八旗方位。概未計及。是以前歲官兵防守。奉為定章。明知遠近不勻。於防衛之道。未盡合宜。而一時拘於成案。莫可如何。伏思國初所定旗色方位。實寓五行相勝之理。具有深心。而道光五年所定章程。統以馬道口為斷。以致東面鑲白。西面鑲紅。侵入南面。兩藍旗界內。而北面兩黃旗。東則侵入正白旗。西則侵入正紅旗界內。撓越參差。有違舊制。無論分兵防守。疎密不齊。難期周備。卽平日該班兩藍旗。則偏處一方。其餘六旗。則鞭長莫及。似於防衛值班。均有窒礙。現當整飭城守之際。自宜先為劃明界址。以期責有攸歸。臣謹將各城相拒里數。核計明晰。仍按八旗通志所載方位。量為變通。酌定界址。繪具圖說。恭呈御覽。可否。

欽派大臣查勘更定之處出自

聖裁。如果可

行卽於勘定後各按八旗交處所詳細勒石以期永遠遵行免致日久含混其道光五年所定查城大臣各旗叅領輪流稽查及掌管鎖鑰製備腰牌啟閉柵欄時刻各章程實已詳明周到不容再議更張無如廢弛日久竟成紙上空談深為可惜應請飭下八旗都統於勘定界址後遵照道光五年所定章程實力奉行不得視為具文至城上堆撥年久失修大半坍塌傾圮官兵無所棲止勢難責以常川住宿前因職官墜城盜賊分駐各案迭奉嚴諭諄諄力挽積習迄今未見改觀未必不由於此應請一併責令各該旗設法修補以資栖止如此按照定章嚴加整頓於防衛值班均有裨益臣愚昧之見伏乞聖鑒謹奏

江南江北無庸分省片

兩江總督曾國藩

前奉

諭旨據御史陳廷經條陳善後事宜內疆與畧為變

通一條臣查蘇皖未分之時跨江淮而為省古人經畫疆里具

有深意我朝

聖君與賢相未嘗輕議更張若必畫江而分

南北兩省則亦宜畫淮而分南北之界淮北如蘇之徐州皖之

潁州將割隸何省乎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餘江南江北皆

截然分而為二與該御史所奏大指略同然唐自中興以後聲

教不行於河北宋自中興以後號令並不行於江北畫疆不明未

必果能久安論形勢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須先固淮甸棄淮

則江南不可保昔人如吳師道胡安國楊萬里暨趙范葉適輩

言之詳矣臣愚以為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

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畫江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治之

廢。此等大政似不必輕改成憲。區區愚見未審有當萬一否。

酌議江蘇水師事宜疏

兩江總督曾國藩

竊臣擬酌改江南外海水師營制。業於本年四月初七日附片陳奏。大概在案。伏思釐定新章。必須參稽舊制。查中樞考政所載江南水師。向分外海內河兩支。外海兵六千七百七十六名。官一百一十八員。內河兵八千零二十一名。官一百三十三員。其船數則無可稽考。道光二十四年前。督臣璧昌奏稱江南舊例營船二百七十五隻。業已破廢不堪。另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號。大舢船十二號等語。約而計之。其船不過裝載二千數百人。額定之兵尚有萬餘人。無船可載。有水師之名。無舟楫之實。不能不大為變通。講求實際。竊謂水師之多少。宜以船隻之多少為斷。無船則兵無用武之地。官為虛設之員。欲定水兵之額。

數必先籌口糧之入款。兼籌修船之經費。卽如外海船隻。須用廣艇紅單拖罾之類。每造一號。動費數千金。夾底者或萬餘金。加以大小修整。繩索損具。子藥礮械。所費更爲不貲。上而火輪兵船。用款尤鉅。下而舢板小艇。需費亦繁。竭江蘇之物力。不過辦船百餘號。裝兵三千餘人而止。其不能不大裁舊制之兵。酌減舊設之官者。勢也。至於養兵之餉。舊制水師。亦照綠營之例。有馬糧戰糧守糧等名目。平日或小貿營生。或手藝餬口。尚不足以自存。今旣責令當住船上。不得不稍從優厚。故長江章程兵糧每月支二兩七錢。或三兩不等。較戰糧已加一倍。較守糧幾加二倍。今議江蘇水師。亦宜仿照長江之例。外海則尚須略增自軍興以來。綠營之兵無功。各省之勇著績。兵丁亦頗以平素餉薄爲辭。今欲一兵收一兵之用。不能不酌增口分者。亦勢